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自然的体系

上卷

〔法〕霍尔巴赫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123456789-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珍藏本)

自然的体系

或

论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法则

上卷

〔法〕霍尔巴赫 著

管士滨 译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出版说明

从1981年开始,我馆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移译世界各国学术经典,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所列选的著作都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先后分辑编印,迄今为止,出版了十辑,四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想奇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为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今天,我们各行各业的英才大都受过这套丛书的影响和熏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学人心血的结晶。许多学界领袖、著名翻译家和出版家都以深厚的学养、严肃的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投身于这套丛书的谋划、厘定和翻译、审校工作。没有他们虔诚的治学精神,也就没有丛书的品质和风格。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品质的传统。商务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以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为代



表的外国学术名著,20年代又规划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50年代后期更致力于翻译出版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中断,及至80年代,辑为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百余年来,商务人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用文化承续国脉,“日新不已,望如朝曙”。

基于此,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同时,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向几十年来为这套丛书做出贡献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是佐证。我们会把此次珍藏本的出版看做一个新的开端,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规划和出版工作,使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必要的文明情怀,成为一个日渐昌盛的国家必要的文化积淀,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9年3月



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

— 译 者 序 —

《自然的体系》(或《论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法则》)(*Système de la nature, ou des lois du monde physique et du monde moral*)是18世纪法国一部著名的哲学著作。著者霍尔巴赫(Holbach, P. H. Baron de, 1723—1789)是18世纪法国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战斗的无神论者、《百科全书》的主要编纂人之一。他和自己的同时代人——拉梅特利(La Mettrie, J. O. de, 1709—1751)、狄德罗(Diderot, D., 1713—1784)、爱尔维修(Helvétius, C. A., 1715—1771)一道,对当时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宗教思想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们在理论上大胆地提出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无情地揭发了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和宗教迷信的危害性,给当时的封建统治和教会以沉重的打击,从而大大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发展。

霍尔巴赫的这部著作在当时曾经发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对后来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起了积极作用。下面,我们将对这一著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它的特点和它的主要内容,作一简单的介绍和说明。



18世纪在法国是一个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历史时期。在这时期中,法国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在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蜕变。这时期的法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的大部分掌握在两个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层——贵族和僧侣手中。他们把土地交给农民耕种,用名目繁多的各种苛捐杂税对农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农民不仅对封建领主要交税,对国王要交税,对教会也要交税。当时虽然很少地方保留了农奴制度,可是各式各样的封建义务和重重捐税,已足使农民遭到破产。疾病、贫困、饥饿驱使农民放弃田地,流入城市。遇到荒年,便只有“吃野草,啃树皮,像苍蝇一样地死去……。”^①

和极端贫困的广大农民的悲惨命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享有特权的贵族老爷们和教会中的高级僧侣。他们作威作福,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对国家几乎免缴任何捐税,却享受着王室的恩俸、薪俸和津贴。当时的法律禁止贵族经营工商业,这就更有助于在社会上形成一支吞食国家收入的寄生队伍。大部分的封建领主向往城市的浮华生活,都离开庄园,把农业经营交给雇佣的管理人员,对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不闻不问。农民在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情况下,自然更谈不到有什么生产情绪。这样,封建农业生产的再生产的能力就丧失了,而作为封建经济基础的农业,就陷

^① 弗·罗凯:《18世纪法国社会思潮》,第111页。



于严重的瓦解的危机之中。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看不到,尽管法国在18世纪还是一个农业国家,但同时它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工业。当时的法国有制造各种商品,如棉纱、毛织品、麻织品、花边和陶器等的手工业生产,也有了容纳几千名工人的煤矿、呢绒、瓷器、玻璃、花毡、冶金工厂等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这些工厂的产品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而且远销海外。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增加,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者便逐渐形成了一个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

正如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没有科学便不行。”^①在法国,情况也正是如此。“随着资产阶级的成长,科学也大踏步地成长起来了。天文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重兴起来了。资产阶级为了它的工业生产的发展,就需要有科学来研究物体的物理属性和自然力的表现形态。”^②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科学研究向前迈进;另一方面,科学的日益进步又反过来给工业提供了新的技术和发明,大大提高了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力。

可是,在封建制度下面,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遇到很大困难。它主要受到下面几种封建组织形式的束缚。第一是行会制度。行会制度最初只是为保护工商业自己的权益而制定的。它的作用在于严格规定生产商品的规格、种类、数量和质量,以及行东、帮工与学徒之间的关系。行会的纳贡是国王政权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受到政权的支持。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它越来越表现出



^{①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8页。

是束缚生产力的一种桎梏,在采用新技术、组织管理、提高产量和生产新品种等等方面,变成了很大的障碍。第二是当时的法国几乎仍然处于封建割据的局面,全国极不统一。各省各地不仅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度量衡标准,而且有自己的关税规定。^① 这样,资产阶级在国内各省间进行贸易便遇到了极其严重的困难。此外,封建的贵族老爷们是轻视工商业的。尽管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在政治上却没有丝毫权利可言,因而往往遭受封建贵族阶层的摧残和压迫。

以上对于 18 世纪法国政治经济情况的简单描述,说明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与生产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新兴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向封建的统治阶级展开斗争。这种情况必然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得到反映。因此,旧的封建制度和作为这一制度之有力支柱的宗教神学体系,成为代表先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思想战线上斗争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我们所要介绍的霍尔巴赫的这部《自然的体系》,就是在这一背景上产生的。

二

《自然的体系》是 1770 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的。出版后立刻使整个西欧受到震动。而不久以后,就接连遭到封建

^① 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69 页。



的御用学者和狂热的卫道者们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光以多卷本形式出现的驳斥这部著作的书，十年之内就不下四五种之多。^①人们也许要问，这部书究竟什么地方有违时讳，致使这些大人先生们如此切齿痛恨？这，只要把著者的一些观点和当时流行的思想对照一下来看，自然不难明白。

我们知道，从中世纪继承下来并且得到不断精工提炼的宗教神学体系，在 18 世纪法国思想界中基本上仍然处于统治地位。虚构的宗教世界观是当时一切政治、社会、法律、道德的思想基础。教会依据这种神学体系，制定出无数清规戒律，作为人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规范和指针；使人精神上保持着愚昧，堵塞人们追求真理的道路，从而在思想上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的封建统治。

这种情况在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是无法容忍的。《自然的体系》的作者便是针对这种神学的思想体系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唯物主义观点，并且对之进行了无情的攻击。翻阅《自然的体系》这部书，我们可以到处碰到这样一些观点的对立。

① 例如：伯尔日(Bergier)的《唯物论的考察》(*Examen du matérialisme*)或《对自然的体系的驳斥》(*Réfutation du Système de la Nature*)，1771 年，分两卷；德耐斯勒(Denesle)的《新老哲学家关于人类灵魂的偏见》(*Préjugés des anciens et des nouveaux philosophes sur l'âme humaine*)，1775 年，巴黎版，分两卷；柏林的加斯底甫(Castillon de Berlin)的《对自然的体系的观察》(*Observations sur le système de la nature*)；居瓦桑(Duvoisin)的《反对无信仰者新约全书的权威》(*L'autorité des livres du Nouveau Testament contre les incrédules*)，1778 年巴黎出版；《关于自然宗教的辩论》(*Essai polémique sur la religion naturelle*)，1780 年，巴黎出版；洛什弗尔(Guillaume de Rochefort)的《对〈自然的体系〉的反驳》(*Réfutation du Système de la Nature*)，1771 年，巴黎出版；圣·马尔旦(Saint-Martin)的《关于真理的误谬的书》(*Livre des Erreurs de la vérité*)，1775 年，巴黎出版。当时伏尔泰也写了一个小册子来反驳这部书，书名为《上帝——对〈自然的体系〉的答复》。



神学家和唯心论者肯定有超自然的实体;而我们的作者却说:“人们所设想的那些超自然或与自然有分别的东西,往往是些虚幻的事物,我们永远不可能对这些虚幻的事物形成真实的观念,也不可能对于它们所占有的地方和它们的行动的方式形成真实的观念。”^①在自然“这个包容一切的圈子之外,什么也不存在,什么也不能有”。^②

神学家和唯心论者强调形而上学的重要性,认为不理解超自然的实体的属性,就不能正确理解自然的规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我们的作者却说,人首先应该研究“物理学”,研究“自然”。那些“想在成为物理学家之前先成为形而上学家”的形而上学家们,是愚蠢的,因为他们丝毫没有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产物,存在于自然之中,服从自然的法则,不能超越自然,就是在思维中也不能走出自然;人的精神想冲到有形的世界范围之外乃是徒然的空想”。^③

神学家和唯心论者大力宣扬物质是一堆僵死的、被动的、没有生气的东西,自己没有运动能力,因此企图给神是宇宙的原动者这一说教寻找论据;而我们的作者却说,这是“完全归于徒劳的”。“既然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在它之外什么也不能存往,因此自然只能从它本身得到运动。……运动是从物质的本质中必然产生的”。^④

神学家和唯心论者不仅把世界分为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而

①②③ 《自然的体系》,上卷,第1章。

④ 同上书,第2章。



且也把人分为精神的人与肉体的人；也就是说人具有灵魂与肉体这两种在性质上有着本质不同的东西。正如物质世界从属于精神世界一样，人的肉体从属于人的灵魂。灵魂由于自身的单纯性，是不死的。而我们的作者却说，所有这一切学说完全是“狂热的想象的产物”，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人是一个纯粹肉体的东西；精神的人，不过是从某一个观点——即从一些为本身机能所决定的行为方式去看的同一个肉体的东西罢了。”^①“只要肉体还具有生命，灵魂便是就肉体的某些作用或它所能具有的某些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去观察的肉体自身。”^②“灵魂与肉体是一同消亡的。”^③

神学家和唯心论者根据灵魂不死和来世说主张现世不过是走向来世的一个过渡，人的真实利益在天上而不在尘世。而我们的作者却说，这些说法“不过是一种幻想”，^④是“单为讨好或迷乱一般不肯推理的常人的想象而创造的概念”；^⑤“阻止他们从事于自己真实的幸福，阻止他们去想改善他们的制度、法律、道德和科学”；^⑥这个教义正是教士们的“权力的基础、他们的财富的泉源……。”^⑦

神学家和唯心论者连篇累牍地著书立说，为没落的、反动的封建专制制度涂脂抹粉，为暴政和教会的倒行逆施进行辩护，为帝王将相们的“丰功伟业”歌功颂德，而我们的作者却说：“颤抖吧，残暴不仁的国王们！你们把自己的属民们抛在苦难和眼泪里，你们蹂躏了国家，你们把大地变成了一片荒凉的墓园；你们为那些血迹，

① 《自然的体系》，上卷，第1章。

② 同上书，第7章。

③④⑤⑥⑦ 同上书，第13章。



那激怒了的历史将要在它下面把你们给后世的子子孙孙描画出来的血迹,而颤抖吧!无论是你们那豪华壮丽的建筑物,还是你们那威严赫赫的胜利,还是你们那数目庞大的军队,统统不能拦住后代人民对你们可恶可恨的幽魂破口大骂,为你们犯的那些惊人的罪行而替他们的祖先报仇雪恨!”^①

不难想象,像这样一部充满和当时思潮相敌对的观点和情绪的著作,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见容于当世的。这部书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封建制度的卫士和狂热的护道者们之所以把这部书看成是一部“危险的”、“万恶的”、“大逆不道的”书,看成是洪水猛兽,其原因主要也正由于这部书具备了为当时一般唯物主义著作所没有的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自然的体系》的作者在这部书中坚决地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和唯心论;对统治当时思想界的神学思想体系作了全面的、尖锐的批判和攻击。作者用唯物主义这一锐利的武器严重打击了宗教的神学世界观,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建筑在这一世界观上面的虚伪的政治、社会、宗教、法律和道德学,尽管作者由于当时科学和历史的局限,对这方面的批判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的。作者对宗教和教会的批判是如此坚决、彻底,他不仅反对某种形式的宗教,而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宗教。他对宗教所进行的斗争是公开的、毫不妥协的;在他全部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中,不给宗教信仰留下丝毫可以容身的余地。这样,这部书就不仅大大触怒了统治者和宗教的维护者,甚至像伏尔泰这种具有唯物

^① 《自然的体系》,上卷,第14章。



主义倾向、坚决反对教会,但又对唯心主义让步而信仰自然神论的人们,也转而对这部书猛烈攻击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指出,《自然的体系》的作者绝不是一个只有“破”而没有“立”的哲学家;《自然的体系》这部书也绝不是一本充满政论,间或闪烁着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微光的即兴之作。相反,它乃是“一种严肃而长久的沉思”^①的结晶。拉梅特利的《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只是根据当时的科学发展部分地阐述了唯物主义的真理;狄德罗则诚然有着远为深刻的唯物主义思想,并且不时具有天才的、含有辩证因素的猜测,但他的哲学著作则失之零散,缺乏宏伟的构思和严密的组织。爱尔维修的《精神论》(*De l'Esprit*)无疑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一部代表作,“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质”;^②但著者的意图主要是根据洛克和霍布斯的哲学,在社会伦理这一领域里,发挥了他的社会契约论和功利主义的思想。而《自然的体系》之不同于上述诸家著作的地方乃是在于,在这部密密匝匝印满六百多页的两巨册的著作中,著者充分利用了当时自然科学的一切成果,概括地总结了过去所有先进的唯物主义思想,以严谨有力的逻辑形式,通俗明确的文字,第一次科学地、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以及有关政治、社会、伦理、宗教等各方面的观点,从而构成了一部在内容和形式上严密统一的巨著。后来肯于在自己写作的哲学史上提到霍尔巴赫的名字的资产阶级哲学史家们,大都称《自然的体系》是



① 《自然的体系》,上卷,著者自序。

②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5页。

一部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的圣经”。^① 这样一部作品,在封建帝王和教会权威的心目中,便无异于是是一个“巨大的唯物主义的幽灵”,时刻威胁着他们的宝座和祭坛,这部书遭到迫害,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第二,《自然的体系》这部书通篇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战斗精神。

作为 18 世纪法国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之一,我们的作者对自己时代的矛盾是有着深刻的理解的。严重束缚着资本主义向前发展的是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腐化顽固的教会的精神统治。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教会的精神统治较之暴政更有利于封建制度的保存;因为它在人民精神上散布蒙昧主义,用神圣化了的无数戒条、习惯、权威、成见等等无形的东西,蒙蔽人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看不到不合理的现实。我们的作者充分意识到,如果不揭穿这一骗局,使人的理性清明起来,就根本谈不到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精神的进步。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在这方面诚然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但是霍尔巴赫在这方面作得更彻底、更坚决。在《自然的体系》这部书中,霍尔巴赫勇敢地高举起唯物主义的大旗,号召人们起来向自然进军,打倒一切形式的宗教、迷信、权威、成见和一切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废物,让经验去代替想象,让科学去代替玄学,让理性恢复它原来崇高的地位去判断一切……。他以极端蔑视的态度公开攻击宗教,以极端愤懑的心情揭露暴政的不合理性。坚决反对宗教、坚决反对暴政的革命精神,成为这一

^① 见温德尔班:《哲学史》(Windelband: A History of Philosophy)英译本,第 481 页;霍夫丁:《近代哲学史》(Höfdding: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Vol. I)英译本,第 481 页;蒂欧纳:《哲学史》(Turner: History of Philosophy),第 503 页。(英文版)



著作的基调。著者用《自然的体系》作为他这一著作的书名，未尝不意味着对当时“醉心于超自然事物”的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家和唯心论者们的一种挑战。

恩格斯正确地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而开导人们头脑的那些大人物，本身也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种类的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等一切都受到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来，或者辨明自身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自己的存在。思维的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现成事物的唯一尺度。”^①

读《自然的体系》，使人不禁想到它的作者和英国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Bacon, F. 1561—1626)之间，有着某种相似性。培根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时期，历史的使命要求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发展科学。培根曾对严重窒息着人类理解力的各种荒谬哲学，尤其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提倡破除迷信、研究自然、重视经验，并为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实验方法。在确立唯物主义路线、解放人类精神、开辟正确的科学研究道路方面，培根确实表现出强烈的革命精神。他针对着被中世纪学者们所严重歪曲了的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Organon*)所写的批判著作《新工具》(*Novum organum scientiarum*)，便是一篇类乎革命宣言的著作。

然而，不同也是十分显著的。培根所处的时代毕竟不同于《自然的体系》的作者所处的时代。他们虽然都号召人们破除迷信，研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4页。



究自然、重视经验,可是前者之主张研究自然,目的主要在于征服自然,使自然为人类服务,以便科学能迅速前进,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后者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他所主张的研究自然,目的则绝不仅此。他不仅要求人们认识自然规律、从而推进科学,而更重要的是由于认识自然,使人能进而看穿暴政和教会所玩弄的把戏,挣脱暴君和宗教的枷锁,过幸福美好的生活。“人只因为对自然缺乏认识才成为不幸者。”^①历史告诉我们,波旁王朝的统治者伙同教会中的权势,对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进行了多么惨无人道的剥削和压迫。这些不幸者劳动终年,到头来一无所有。他们连起码作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已丧失,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教会更在人的精神上撒下了天罗地网,用天遣神怒的恐怖捆绑住人们的手脚,使他们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不得反抗。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中,凡稍有一点良心的哲学家是不会把自己关在象牙之塔中,去编造自己美妙的体系的。连出身贵族的高傲的伏尔泰也不能无动于衷,还为苦难重重的农民们写了《致王国全体公务人员的请愿书》;至于整天与贫苦农民为伍的乡村神甫让·梅叶^②,就更不消说了。总之,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不能不重视“尘世的利益”、“尘世的世界”,^③不能不把如何取得一种最起码的幸福生活这一问题,摆在自己哲学思考的

① 《自然的体系》,上卷,著者自序,第5页。

② 让·梅叶(Jean Meslier, 1664 - 1729)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唯物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他的《遗书》(*Le Testament*)是18世纪杰出的无神论著作;中译本三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③ “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可以说是由18世纪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造成的,这正如同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一样。这种生活



首位。这一点足以给我们说明，何以在《自然的体系》中，我们看不到什么“归纳法”，而只看到无神论，看不到什么“二重真理说”，而只看到纯粹的唯物主义。

诚然，《自然的体系》是一部纯粹的哲学著作，但又绝不是一部塞满艰深晦涩的奇特术语的不可思议的天书。它是通俗易懂的、情文并茂的、有血有肉的。它是一个生活在 18 世纪法国革命前夕的进步思想家思想情感的真实反映。读着这本书，人们不但可以看到作者所描画的世界图景，使人得到启发；作者对当时的暴政和宗教所表现的强烈的憎恨、对备受压迫和愚弄的不幸的广大人民所流露出的深厚的悲悯心情，使人受到感动；而且人们也几乎透过字面隐隐听到革命的战斗号召，从字里行间嗅到强烈的革命气息。《自然的体系》这部书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魅力，也许正是另一种原因，使得统治阶级读了感到惊惶失措、寝食不安，进步的人民读了感到欢欣鼓舞、勇气倍增的缘故吧。

正像法国 18 世纪其他唯物主义著作一样，《自然的体系》乃是 18 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在当时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变革中产生的；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中产生的；是在同封建统治阶级所极力维护的腐朽反动的宗教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由于它一方面，集中地、系统地陈述了先进的唯物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勇敢地、强有力地表

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61 页。

